

## Z 史事经纬

## 歼灭贵州石阡“两吴”匪帮的战斗

李德生

从1950年7月至9月，根据中共中央、西南局的部署，在中共贵州省委、省人民政府、贵州军区领导下，解放军部队在石阡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，一举消灭了石阡县吴登仁、吴河清等部股匪，彻底平息了石阡群众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，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，使各级人民政权得到巩固。

## 制定剿匪作战方略

1949年11月，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挺进贵州，解放贵阳。石阡县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、地方官吏和土匪，逃进深山藏匿，伺机反扑。

1950年初，乘解放军主力奉命入川、滇作战之机，石阡县的反动势力以国民党遗留的军政人员、特务为首领，以残余地方团队和惯匪为骨干，以地主阶级、封建势力为依托，伺机进行大规模武装暴乱。

一时间，石阡县各地匪祸四起，不仅聚众攻打县区政府、抢夺物资，还残忍杀害解放军战士、政府干部，制造了大量血案。在众多股匪中，又以石阡“两吴”势力最大：“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”吴登仁部（西吴）、“川黔反共建国委员会”吴河清部（东吴），均为当地惯匪、封建地主武装，共有5200余人。另外还有几股规模较小的土匪，也在石阡县活动，土匪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区、乡政权，妄图与人民解放军长期对抗。

根据中共中央、西南局的部署，在中共贵州省委、省人民政府、贵州军区领导下，从1950年春季开始，贵州有领导、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。

为加快剿匪进程，解放军西南军区于1950年3月和8月，分别调第四十五师、第一八六师进入黔西北和黔西南地区剿匪。6月3日，贵州军区召开军事会议，决定抽调部队组成东、西两个剿匪集团，对土匪实施重点合围。1950年6月3日，贵州军区决定集中4个团的兵力，组成东、西两个剿匪集团。其中，由四十六师一三八团、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2个营组成的东集团重点围剿石阡“两吴”。

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剿匪东集团在结束瓮安、余庆、湄潭会剿以后，即转入对石阡地区土匪的会剿。东集团根据西南局第三号剿匪指示及省军区关于石阡剿匪原则，采取“以集中对集中”的办法，按照先腹心地区，对付最大最凶残的股匪，实施各个击破，在股匪被打散之后，再“以分散对分散”，组成小分队逐一歼灭散匪。根据这一策略，作战分两期进行：第一步围歼“西吴”吴登仁部，第二步



群众为解放军剿匪部队指引道路

围歼“东吴”吴河清部。

## “飞行队”勇擒“西吴”

1950年7月中旬，东集团会同友邻一三六、一三七、一五〇团的部分部队，开始对石阡西南进行合围进剿。7月17日，由贵州军区第一三八、第一四〇、第一四九团一营、第一五一团二营、第一三六团二营、第一三七团直属队组成的剿匪部队，对石阡西部严密包围封锁后，分路直扑文家店、本庄、泮溪等处匪巢，歼灭叛匪吴汝舟、余开榜部；一三八团奔袭吴登仁老巢本庄、白沙，一举将其主力击溃，吴登仁率其弟吴寿臣、其子吴洪宪和数十名保镖逃脱，潜逃于白沙地区的深山密林之中。

吴登仁白天倚仗茂密的森林潜形敛迹，窥视解放军剿匪部队动向，同时寻找空隙，准备逃出我军的铁壁合围封锁线；夜间则以夜暗为掩护，利用其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，向解放军包围圈外运动。同时，这家伙还令其心腹四处散布他已北窜的谣言，妄图迷惑解放军追击部队的视线，以便乘机外逃。

对吴登仁匪部的分散隐蔽，东集团指挥部早已料及。指挥部立即指定一三八团专门捕捉吴登仁。解放军用5个连1000多人的兵力，根据初步得到的情报，部署了3道封锁线，将南起乐桥、北至何家寨、东自荆竹园、西到乌江边的广大地域分割为四，用2个机动连在圈内对吴匪进行梳篦式搜索。同时号召百姓协助，上山设卡，

逐寨搜查。一三八团还专门组建了24人的“飞行队”，对吴登仁进行侦查追击。

18日夜，“飞行队”在乐桥以北堵住吴登仁的两个亲信，经过审讯，了解到吴登仁企图南逃乐桥的情况。一三八团立即连夜抽调4个连，配合“飞行队”，进行梳篦式搜索。20日“飞行队”于夜间设伏，打伤、俘虏吴登仁手下3人。

又经过5昼夜的加紧追击，“飞行队”于25日活捉了吴登仁的多名亲信和联络人。根据交代线索，“飞行队”顺藤摸瓜，很快摸清了吴登仁的行踪。随后，“飞行队”于30日追到“狮子脑壳”山下。这时，团里支援部队也从四面八方赶到，把“狮子脑壳”山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战士们一面严密监视各个要道路口，一面向山头搜索，于傍晚活捉了吴登仁、吴寿臣等匪首。

第二天，“飞行队”押着吴登仁回到驻地。这一天，恰是7月的最后一天。一三八团的指战员用优异的成绩给八一建军节献上了一份厚礼。至此，围歼吴登仁匪部的第一期围剿战斗历经13天胜利结束，此次战斗，共歼匪4300余人。

## 合围全歼“东吴”匪帮

为了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，解放军立即开始了对吴河清匪部的围剿。1950年8月9日，“岑（巩）石（阡）合围”剿匪歼灭战打响。这次战斗既是贵州省军区“东集团”剿匪作战的

一次大规模的合围战斗，也是黔东南境内剿匪除患大规模合围战。

合围地域北起石阡县城、江口县冈孝，南至岑巩县城、镇远县都坪，东到岑巩县天马、羊桥，西接施秉县紫荆关、石阡冷家榜等地，参加合围的部队有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七团、一三八团、一四〇团、一四九团、一五〇团各一部以及镇远军分区直属警卫连一、二、三连和教导队一个区队，共32个连队。

8月15日，参加剿匪合围的各路部队按照总指挥部命令，迅速进入指定位置，构成合围封锁圈。在合围圈的点、线上，剿匪部队与各地助剿的民兵自卫队、武工队、农协会会员、积极分子，按30米一哨、50米一棚，每一山头制高点设瞭望哨，形成了“山山有兵、村村有人、条条路口有哨”的严密封锁网。夜间，每100米点一堆火，火堆之间设潜伏哨、游动哨来回巡查，负责联络和弥补各哨之间的空隙。以班组为单位封锁各哨点，班、排间用椰子、哨子、牛角、竹筒等工具相互联络。

“铁壁合围”圈构成后，担任清剿任务的机动部队进入合围圈内，以捕捉大匪首为目的，采用“多路并进”“长途奔袭”“突然动作”等方式进行围剿、搜剿、清剿。

战斗打响后，一四〇团迅速进驻“东吴”吴河清老巢，其他部队也开进朝阳坡、大沟、金银坳地域。8月16日，解放军剿匪部队又将石阡东南部包围封锁，一四〇团一营直扑国民党“川黔反共建国委员会”大本营王家沟。在进剿机动部队的突然进攻之下，各股匪一触即溃，惊慌逃散。匪首吴河清带百余武装逃往石阡、岭巩、江口3县交界的高山密林中。

解放军采用拉网式合击，范围逐步缩小。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之下，大部土匪或被击毙，或缴械投降，吴河清则率心腹逃往大顶山。

8月24日，团首长分析了大量线索，判断吴河清已西窜，当即派出三营机炮连直扑白阳坝，抓到吴河清的儿子。追击途中，九连抓住了一个给吴河清送过饭、带过路的甲长，了解到吴河清的逃跑方向后，随即展开追击。

30日拂晓，一营三连在王家沟附近抓住了吴河清的侄孙，又把吴河清包围在圈圈田的大山里。这时天色已晚，三连战士不顾数日奔波的疲惫，连夜进行搜索。次日拂晓，终于在草丛中抓住了吴河清。

吴河清落网后，又经半月的分散驻剿，9月16日，彻底消灭了“东吴”残部，共歼匪众3900余人，缴长短枪2100余支，轻重机枪17挺，迫击炮8门。

至此，解放军东集团部队，在黔东南石阡地区，接连两次合围，共歼灭包括“西吴”“东吴”在内的土匪8200余人，缴获迫击炮17门、轻重机枪67挺、长短枪4412支，全部肃清了长期盘踞肆虐于石阡的各路土匪。

（作者单位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）

据理力争。经过一番论战，办事处勉强允许第一队到十九路军去。但国民党军政部又来阻挠，不许打义勇军的旗号。陈潜夫当即回复：“我们代表四川民众抗日救国义勇敢死队而来，如果要取消名义，最好明白解散取缔，宣布我们爱国犯了罪，押送回川去！”军政部的官员只得表示，第一队“作为特殊情况处理，可以前往上海”。

第一队到达前线后，陈潜夫立即前往十九路军接洽。不久，第一队风尘仆仆地赶到昆山唯亭镇前阵地，编入十九路军一五六旅，在接受军事训练后参加战斗。陈潜夫被分配到旅部任政治指导和参谋。他曾提出许多改进部队作战和训练的意见、建议，得到十九路军官兵的采纳。

第一队在 frontline 参战两个月后，国民党当局采取妥协退让政策，和日本签署《淞沪停战协定》，又将十九路军调福建“剿共”，并将来自各地的义勇军全被遣散。第一队队员遂于6月去苏州，参加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，哭祭英灵。此后，陈潜夫暂留上海，继续从事抗日宣传。其他队员，部分随十九路军前往福建，部分回到四川。

“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”进军抗日的盛举虽然暂告结束，但在四川人民和全国人民心目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## Z 红色足迹

## 红九军团菜籽坳伏击破敌

秦芸

1935年4月1日，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乌江天险。红九军团暂时留在乌江北岸伪装成主力，游击牵制敌人，掩护主力红军南渡乌江。

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任务，准备尾随主力红军渡江时，发现国民党军各部尾追而来，情况十分危急。中革军委立即指示红九军团：“向沙土、泮水以东隐蔽。”

红九军团连夜行动，先向沙土东北急进20多里后又折回西北往老木孔方向前进，忽东忽西，隐蔽较好，因而未被敌人发现。红九军团摆脱险境后，于4月4日下午5时抵达老木孔休整。

这时，侦察员从当地农民口中得知，黔军犹国才部一个师正从遵义鸭溪方向追来。为了摆脱追敌，红九军团团长罗炳辉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。大家一致认为：菜籽坳方圆十多里，山上大树林立，灌木丛生，道路从山林间蜿蜒穿过，又是老木孔与湾子、石刘、天堂等地的边缘接合部，是打伏击战的有利地形。于是，红九军团领导决定在菜籽坳一线山梁上隐蔽，拉开防线，设置口袋阵，伏击敌人。

为此，红九军团主动从木孔向东行至菜籽坳，依靠地形设置伏击圈隐蔽埋伏于灌木丛中。4月5日8

时许，敌先头部队开始进入伏击圈。12时，当敌主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时，红九军团指挥员立即发出攻击信号。刹那间，红军战士的各种轻重武器一齐开火。国民党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死伤惨重。敌指挥官见状，依仗武器优势，一面指挥部下架起机枪和迫击炮向红军阵地猛烈射击，一面组织“敢死队”向红军阵地发动多次反扑，但被红九军团一一击退。

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下午，突然，敌军阵地上的枪声逐渐稀疏起来。罗炳辉立刻判断出这是素有“双枪兵”之称的黔军大烟瘾发作，正准备抽大烟。他立即命令：红九军团所有人员迅速投入战斗，决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时间，务必一举击溃敌人。

10多名司号员同时吹响冲锋号，红九军团指战员同时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，敌人顿时乱作一团，纷纷举手投降。黄昏时分，战斗全部结束。

这次伏击战，红九军团击溃黔军犹国才部7个团，消灭敌军300余人，俘敌1800多人，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。此战后，红九军团不仅沉重打击了尾追之敌，而且也使附近的敌人闻风丧胆、退而不敢应战，数万敌军因此龟缩不前，不仅使红九军团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更有力配合了红军主力继续前进。

## “山野”在淮北的首场胜利

赵荫棠

1946年7月，国民党军集中12个旅的兵力，分三路向淮北解放区大举进犯。其中，由夹沟出动的国民党整编第九十二、第六十旅和整编第五十七师预备第三旅于7月25日进占徐州东南，安徽省北部的双沟集、朝阳集、渔沟集地区。

敌人在运动中战线拉长，朝阳集、渔沟与灵璧、泗县之间出现一个较大空隙。为保卫淮北解放区，新四军军长、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、第七师第二十旅及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等部共13个团，趁进至朝阳集、渔沟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二旅立足未稳、驻地分散之机，对该部敌人发起反击。

经研究，陈毅等决定以战斗力最强的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担任主攻，九旅负责切断双沟与朝阳集之间的联系，阻击援兵。七师二十旅和华中野战军九纵负责穿插打援。

7月26日夜，穿插部队开始行动，切断了敌九十二旅的退路，并做好打援准备。与此同时，担任主攻的四旅隐蔽进至攻击位置。

27日拂晓时分，四旅发起对朝阳集外围阵地的进攻，很快夺取了大部分据点。当日晚9时，四旅再

次发起猛烈攻击。于7月28日凌晨攻克凤凰山，完成了对朝阳集的最后包围。

28日5时30分，总攻开始。四旅十二团破北门而入，十团破西门直捣敌旅指挥所，十一团在南门堵击，将集内残敌压缩于街区南部。晨8时许，徐州方向飞来10余架敌机，掩护残敌从南门突围。敌人刚出城外，便遭到预伏在城外的十一团的猛烈阻击，人员伤亡惨重，少数幸存者往枕头山方向逃窜。十一团和十团二营穷追不放，在刘八集附近与二纵九旅部队合围，将逃敌全歼。

与此同时，第九纵队一部向从渔沟集赶来增援的敌六十旅攻击，歼其一部；担任阻援的第七师第二十旅逼近双沟集，袭扰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七师，保证了主攻部队在朝阳集的顺利开攻。

29日13时，朝阳集战役全部结束，此役，激战两昼夜，山东野战军、华中野战军歼灭敌整编第九十二旅全部和第六十旅一部，共5000余人，缴获大批武器弹药。这一仗是山东野战军进至淮后，首次取得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旅的胜利。战后，陈毅挥笔写下《淮北初战歼蒋军九十二旅》以为纪念。

## 徐水县城的三次解放

常红



1948年7月20日，解放军攻入徐水县城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河北省徐水县城是保定以北、平汉路北段的一个重要城市，城墙高大坚固，高有3丈多，城墙上能走汽车。城墙南、北、西三面又有瀑河环绕，瀑河水深流急；城墙四周筑有钢筋水泥高碉堡，并有电网相连；城外东西两侧各筑有三至四个炮楼作为外围阵地。在当时的国民党徐水驻军眼里，徐水城是一座“坚固的火城”。

1946年9月，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进攻，解放军华北部队发起解放平汉路北段的战役。冀中独七旅担负起攻占徐水城的任务，其中，十九团、二十团负责攻城，二十一团攻占徐水车站。

29日夜，独七旅参战各部队包围了徐水县城，经过激烈交火，肃清了外围敌人，并夺取了徐水火车站。

总攻开始后，攻城部队点燃了7箱炸药的导火索。只听一声巨响，城门楼飞上天。突击队员立即登上城

楼的废墟，直插敌人的团部。经过激烈战斗，独七旅于30日凌晨7时全歼守敌1000余人，解放了徐水县城。

1947年，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决定趁平汉路北段国民党驻军兵力薄弱之际，发起第二保北战役，命令二纵第四、第五旅再攻徐水县城。此前，为确保徐水县城“固若金汤”，守敌在原城防工事基础上进一步加固，又在城内构起巷战工事和密集的暗堡。但敌人哪里知道，中共徐水县委派遣的地下工作者，已将敌人的城防工事图秘密交到解放军的手中。

攻城战斗于6月24日11时打响，主攻徐水的第二纵队主力部队，先后攻占了南关、北关和车站；同时，另一部消灭了徐水至田村铺之间的敌人。26日下午5时半，解放军对徐水县城发起总攻，于22时再破县城。此次破城，解放军共歼守敌5000余人，缴获大批美式武器。

1948年7月，解放军华北军区决定，乘平汉路北线守敌兵力减弱之空隙，发起又一次保北战役，派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攻击徐水。18日，第二纵队主力以急行军逼近徐水县城，于当晚完成对徐水县城的合围。总攻发起之前，二纵结合战例具体制定了捣毁守敌工事的方案，并组织战士进行演练。

20日7时，解放军对徐水城内守敌发起总攻。突击队仅用10分钟便突破城墙。10时30分，红旗插上了徐水城头。此役，解放军全歼守敌2000余人，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在徐水的统治。

## Z 史海观澜

## 抗日救国义勇军出川抗日

陶诗秀

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。消息传来，在四川成都任教的爱国知识分子陈潜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。他与成都市各界民众抗日救亡团体合并组成的“四川抗日救国会”联系，组建了“四川义勇军总监部”，积极组建“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”。

1932年2月18日，“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”成立。该队共有200多名热血青年参加，参加者每人交20块银圆作盘缠，自费从军。“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”编成十个队，陈潜夫任总队长兼第一队队长。第一队队员中有教员、职员、工人、学生，共27人，其中有数有军政经验。队员们9人编成一组，两组18人为“一队”，以示不忘九一八事变。

当天下午1时，“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”在四川省农会举行授旗典礼，敢死队队员身着灰色军装，横挎黄色挎包，上戴“勿忘九一八”5字，系红、蓝、白3色绸带，肩章上有“誓死救国”4字，黑布裹腿。陈潜夫领导全队宣读誓词：“誓死救



陈潜夫

国，歼灭倭寇。”

2月20日，“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”第一队启程出征上海，成都市各界1万多人，在少城公园体育场举行盛大的欢送会。陈潜夫致答词时激昂地说：“亡国奴命运悲惨，不自由，毋宁死！”他又咬破

手指，在一块白布上书：“倭寇不灭，誓不回国！”

敢死队经重庆东出夔门。当时国民政府部分机关迁到洛阳，陈潜夫率领第一队经郑州前往洛阳，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后，继续向上海前进。途经徐州时，冯玉祥亲笔题词鼓励第一队：“四川抗日义勇军敢死队队长陈潜夫先生并转全体队员：为民族争人格的主人们，你们真是有血性有良心，有志气，有硬骨头的先锋啊！敬佩之至。”

第一队走了一个多月，每到一地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，各爱国团体纷纷来到第一队的驻地，赠送“努力杀敌”“敢死队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健儿”锦旗和慰劳品。

3月底，第一队到达南京，向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报到，并准备即刻开赴上海抗日前线。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却突然下令：“勒令明日午前十二点钟出境，驱逐离都，违则拘押。”陈潜夫闻讯后率领军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留南京办事处